

在美国作侦探系列, 之四

钟家钰律师 华人索赔专家

钟家钰侦探系列的第四个故事的小标题,叫做:警察报告为什么不见了?

多年以前,我碰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案子:车祸的警察报告,居然死活都找不到。

一位华人在过马路时,被汽车撞晕,然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急诊室。她并没有大碍,从急诊室出来以后,很快就乘飞机从美国飞到了中国。在中国安顿好以后,她通过多层关系找到我,希望我帮她找律师,向肇事者司机索赔。

我开始帮忙之后,很快发现:警察局居然没有这个事故记录,救护车系统也没有她的记录。

可是,如果要向保险公司索赔,必须证明这个事故曾经发生过。这个时候再到事故现场去看监控已经不可能了:即使很幸运那个十字路口有监控,提出申请也至少需要有警察报告的支持。

我那时已经有处理超过两百起车祸的经验,从未遇到查不到事故的警察报告的情况。我刚开始猜想,可能是查询的某个工作人员比较粗心(或者是在故意和我闹着玩?)。那怎么办呢?我就换着时间打电话,比如说,星期一上午问一遍,星期二下午问一遍,星期四上午问一遍,这样,三个警察都说没有找到。我本来还想试试别的警察值班的时候,那边的警察生气了,“钟先生,你不能这样重复问我们。我们这边发现你已经问了三次。找不到就是找不到。你不能这样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为了客户让警察生气,我也在所不惜。可是,怎么就找不到呢?我真想在那附近找到华人去警察局看看,可是找不到人帮忙。我真想开车去那里,自己看看。可是那个地方离我800多英里,也就是1500公里,来回的成本太高了,这个案子的价值没有那么大。究竟问题出在哪里?

通常,电话查询一个事故的流程是这样子的:你告诉警察受害者或者肇事者的姓名,警察很快就能查到相关的报告。在我说的这个案子里面,我们不知道肇事者的姓名,只知道受害者的姓名和事故发生的时间(这个可以从急诊室的记录倒推出来),事故发生的具体街道名字也不知道,因为这位华人对那一片区域不熟悉。

非常难以理解,为什么在我们明确知道了受害者的姓名的情况下,警察居然找不到事故的报告。有时我做梦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终于有一天,我想到,一个迂回的办法有可能解决问题!

以下是我的迂回办法:
根据她那天的起点和她要去的终点,用谷歌地图推导出她那天走过的街道路线。然后我和她开始视频通话,我给她展示了谷歌地图里边的街道画面,从起点开始看起。当我们看到某一个快餐连锁店的时候,她确定,她就是在那里被撞的!那个十字路口就是事故发生的地点。我就把这个十字路口的两条街道的名字记录下来。

然后,我重新跟警察打电话。我先问警察,“有没有可能,某一天的某一个车祸,你们的警察到了现场,却忘了跟进,没有生成警察报告呢?”

警察说,不可能。
我又问警察,“有没有可能,某一天的某一个车祸,你们的警察到了现场,却忘了跟同事说这个事情,后来这个警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返回岗位,导致相应的警察报告缺失呢?”

警察说,不可能。
这个时候,我请他查询某年某月某日大概几点钟的一个车祸,地址信息包括那两条街道的名字。很快他就查到了,有一个警察报告符合我提供的所有信息。



然后,我问他在这个事故报告里边受害者行人的名字是什么?

他说,他不能把这个名字告诉我,因为这个受害者的名字和我提供的华人的姓名不一样。(这是合理的:警察系统非常注意保密,在我不能证明我查询的某个警察报告是我应得的情况下,他们不应该给我这个报告。比如说,你不能到警察局去问你的仇人他最近的事故报告,因为授权人的名字和你查询的名字必须一模一样。)

可是,我的直觉告诉我,我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,我怎么说服警察把这个事故报告发给我核实呢?

我的大脑飞快地运转。
我对警察说,“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

警察说,“怎么回事?”
我说,“你的事故报告上的姓名拼写错了,实际上指代的是同一个人。”

警察说,“你怎么证明是同一个人?”
我说,“我已经告诉了你那天那个十字路口发生的车祸,时间已经非常接近了。同一个地点几乎不可能有两个车祸如此接近。现在我告诉你这个受害者的生日,怎么样?”

警察说,“你说。”
我把生日说了一遍,然后补充说,“实际上,你手中的报告受害者姓名和我告诉你的受害者的姓名非常相似,对不对?可能姓和名都错了一个字母?”

警察说,“钟先生,You are amazing!你在千里之外,但是你做了这么多推理,居然没有一句话是错的!你是怎么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?不管怎么样,我都应该把这份事故报告发给你。”

回过头来细说,这个谜团究竟是怎么造成的?比如说,受害者的姓名明明应该是Jiayu Zhong,可是做事故记录的警察却因为粗心而且不熟悉中文的拼音习惯,写成了Jaiyu Zong。这样,用常规“姓和名查询”的办法就不可能查到这个警察报告!只能采用这样的迂回办法。

钟家钰侦探系列的第五个故事的小标题,叫做:社交达人创造几个奇迹。

1.帮助失忆老人回家
2020年夏天,因为疫情严重,法学院的课全部改成网课,我回到马里兰继续学习。(我有位朋友讲过一个残忍的笑话,“我一直相信好人有好报。钟家钰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你看他本来上法学院要离家三年,结果来了个COVID19;然后他在全家团圆的情况下就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。”他每次讲这个笑话的时候我都哭笑不得,只能做鬼脸。)

有一天我做《合同撰写 Contract Drafting》这门课的作业累了,就在家门口右转。不久就看到有一个陌生人向我走来,满

脸如获至宝的笑容。
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,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

我说,“是的。”
然后他又谨慎地问了一句,“你会说中文吗?”

我说,“当然。”(我心里想说,我中文功底之深厚,在中国也算得上前1%了吧。)
然后,他又欢快地说,“太好了!那请你一定要帮助我们!帮助一位老太太!请跟我来。”

我说,“我是出来闲逛的。我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,今天晚上必须提交,错过了期限的话我就惨了。”

他说,“你的事情不重要!我的事情非常重要!我们在紧急帮助一个老太太。”

我心里想,“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不重要?你知道我一个中国人读美国法学院有多难吗?你知道我前两个学期的学习成绩没有达到预期,我很难过吗?你一个陌生人,对我来说又有什么要紧。”但是,我觉得跟他说这些并不好,因为他一看就是一个很阳光很善良而且很聪明的人。我不能伤害这种人。我就问他,“为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帮助那个老太太?”

他说,“我们很确定这位老太太是位华人。她迷路了。她不会英文。我们是埃塞俄比亚人,我们帮不了她更多。”

我马上说,“这位老太太在哪里?快带我过去。”

他很快就打电话用埃塞俄比亚语说了一通,大概是给他的同伴说找到我了。然后他对我说,“我的朋友现在和那个老太太还在一起,离我们这儿有两个街口的距离。你跟我走。”

然后我们小跑着,到了大马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上。路上我问他,“你怎么这么确定我会出手帮助?”他说,“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有些人很注重同胞之间的情谊。我一看你就是温和善良的人,那你一定会出手。”(这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是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一个有关曹操的故事:“魏武将见匈奴使,自以行陋,不足雄远国,使崔季珪代,帝自捉刀立床头。既毕,令间谍问曰:魏王何如?匈奴使答:魏王雅望非常;然床头捉刀人,此乃英雄也。魏武闻之,追杀此使。”)

停车场上,有一位东北亚裔的老太太,八十多岁,身材很硬朗,但是满脸迷惑,她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都严重衰退了。她的旁边站着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人。从她的举止我看出,她确实是一位中国人。

这两位埃塞俄比亚人告诉我,他们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看到了这位老太太,有时往这边走,有时往那边走,漫无目的。他们猜测她可能迷路了。他们从她身上佩戴的东西看出来,她似乎是一个中国人,就一边跟着她到处走,保护她,又想办法在附近找会说中文的人,然后他们还很幸运,很快就找到我了。

他们告诉我,他们没办法和老太太交流,老太太也把他们当作陌生人,老太太任由他们跟着,基本上忽视了他们。

这个时候,他们高兴地对我说,“这下好了!我们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人,你肯定可以帮助她。我们有事,先走了。”

停车场就留下了老太太和我两人。(请读者这里暂停,揣摩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。这两位埃塞俄比亚人,是不是真正的英雄?我这几年来很遗憾,当时情急之下没有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,否则这样的人真会成为我的好朋友。)

我就准备细致地问老太太一些问题,比如说她家在哪里?她的亲人住哪里?她的

亲人的联系方式?
老太太很愿意跟我说话,但是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,也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。她也不记得她的亲友的电话号码。

这个时候我才发现:我现在接棒的,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最大的麻烦是,我在这个事情上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,毕竟我还有个大学作业要提交。

我想,或许把她送到警察那里会是一个好的选择?乍一看,这是一个既符合法律也符合道德的选择。但是,那些警察大概率也不会中文,那些警察和老太太打交道的时候,很可能会让老太太感到害怕,一想到这个可能性,我就否决了这个选择。

我一边跟老太太聊天,一边鼓励她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我在旁边跟着她,确保她的安全。她在那两位埃塞俄比亚人最初碰到她的车站附近转了几圈,然后茫然地看着我。

【请看下一期公布答案。朋友们,从侦探系列之一开始都到这个时候了,你不觉得我的这个系列故事很好吗?如果你还不订阅我的公众号,还不转发我的好文章,你什么意思吗? 哈哈。。。你最不喜欢搭便车了。】

【免责声明:(1)每个案子都是独特的,我发表的典型案例和你的案子不会是一模一样的,不能保证类似的结果;(2)我介绍的案子或者我的文章里面的话,都不构成律师服务或者律师咨询。如果您有法律问题,请向靠谱的律师求助。谢谢!

Disclaimer: Each case is unique, so typical case(s) I wrote about are not the same as your case, so there is no guaranty of similar outcome for your case; the cases I wrote about or my statements in my articles do not constitute legal service or counseling. If you have any legal questions, please ask a credible attorney for help. Thanks.】

提醒:
(1)如果您希望以后及时收到类似的实用型文章,请订阅此微信公众号。
(2)如果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,可以先看作者简介以节约交流时间。

【作者简介】钟家钰,清华94级学生,拥有遗传学,分子生物学和数学(精算专业)个硕士学位及法学博士学位;游览过十二个国家;完成过一个马拉松比赛和六个半马比赛并且半马破二;持有马里兰和DC律师执照和四类保险执照。钟家钰为美国华人维权主要有三个贡献:1.维权组织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Fairness 的创始人之一以及首任会长,组织投诉和起诉 MCPS 对亚裔学生的歧视;2. CAPA-MC 的创始会员及理事;3.全美声援纽约警官梁彼得集会华府地区的组织者。

钟家钰律师事务所(AZhonglaw.com)的主业是做车祸索赔,各种人身伤害索赔和各类保险索赔,同时帮助华人被告得到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最佳服务,以及帮助全美各地的受重伤的华人进行维权索赔。截止到2024年夏天,钟家钰已成功帮助超过六百五十位华人维权。其中,2024年帮助亚利桑那州一家华人就车祸造成的严重人身伤害开展索赔,和顶尖律师合作,最终得到55万美元的赔偿;在此之前,钟家钰的最高索赔记录是2023年的阿肯色州的27.5万美元;此外,已经帮助数位被控以重罪的华人免于牢狱之灾;在成为律师之前,钟家钰最辉煌的一个战绩是在2022年5月以600美元的成本帮一家华人开的餐馆击败200万美元的索赔企图。

作者钟家钰律师的电话号码:6464967108 微信号:7827707。

华府逾44%房客租金负担过重

华府财政政策研究所(D.C. Fiscal Policy Institute)近期分析显示,华府44.7%的租房者属于「租金负担过重」(rent burdened),意即将超过30%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。该数据源自美国人口普查局「美国社区调查」的年度预估报告。

该报告共同撰稿人科恩(Mychal Cohn)指出,华府超过50%的非裔租房者面临租金负担问题,西语裔租房者亦有逾40%受此影响。」根据该研究所对「美国社区调查」五年

微数据档案的分析,非西语裔白人租房者的比率则为35.8%。

更令人忧心的是,在年收入低于或等于3万2500元的低收入租房者中,高达85.2%承受租金负担,且该群体绝大多数为非裔居民。这也意味着有色人种族群的租金负担问题更为严峻。

尽管高房价影响整个华府,但以非裔居民为主的第7区和第8区情况尤为严重,这两区分别有53.8%和57.1%的租户将超过

30%收入用于房租。

研究还指出,即便全职工作者也难以负担特区租金。分析显示,每周工作40小时的全职租房者中,超过三分之一仍属租金负担过重群体。

科恩批评,「华府政府未采取足够措施为低收入者提供租金减免或可负担住房。」他更点名两项立法虽标榜改善租客处境,实则雪上加霜,例如其中之一为「紧急租金援助计划改革修正案」,此案未能有效解决租

房者最迫切的问题。此外,华府市长包瑟提出的「邻里、租客与房东权益再平衡法案」(RENTAL Act),虽旨在加速拖欠租金者的驱逐程序,但科恩主张此法案将压缩「租户优先购置权法」(Tenant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ct)的适用范围,该法原赋予租户在建筑物出售时的优先承购权。

华府财政政策研究所强烈敦促市长与市议会采取更多措施,以降低特区租金负担水平。